战火中的摇篮曲

■铁 流 赵方新

“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威海有300多位年轻的母亲先后哺育了1223名前线将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她们以甘甜的乳汁抚慰着受到战争威胁的幼小生命，以温暖的怀抱抵挡着凶残的炮火，以无私的大爱在铿锵激越的战争交响中奏出一曲动人的摇篮曲……

一

24岁那年，矫曰志嫁到牟海县田家村（今威海市乳山市崖子镇），成了田宝松的媳妇。一年后，出生不久的孩子不幸夭折了。

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残酷的相持阶段，日寇疯狂“扫荡”，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被迫频繁转移，有的同志不得不含泪抛下刚刚来到人世的亲生骨肉，送到当地老百姓家寄养。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成立胶东育儿所，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前线指战员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寻找可靠的乳娘。

矫曰志还没从丧子的悲痛里走出来，村妇救会干部就抱给她一名叫生儿的羸弱女婴。

“孩子爹妈生下她没几天就上前线了……”

看着那个娇弱的婴儿，矫曰志心疼了，她心中升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俺一定要养活这孩子！

风里来雨里去，生儿总算熬到可以喂主食了。育儿所派来的巡视员巡视到她家，直夸矫曰志会照顾孩子。

矫曰志不好意思地说：“可她的体格太差了——有没有办法让她变得壮实点啊？”

巡视员带着她和生儿来到育儿所找大夫。矫曰志对医生王月斋说：“这孩子老爱哭，长得也比人家的孩子慢。”

经抽血检查，原来生儿患了“严重贫血”。那咋办呢？矫曰志急了。王月斋医生说：一个是补充营养，这个办法比较慢；一个是输血，这法子见效比较快。

矫曰志一听可以输血，来了精神：“那还等啥呢？赶紧给孩子输啊！”王月斋笑笑说：“哪有这么简单，得找到血型相配的人才能给她输。”矫曰志把袖子一撸：“先看看俺的配不配？要是不配，再叫俺男人来查。”王月斋感动了，喊来护士给矫曰志抽血化验。

听说自己的血型正好跟生儿相配，矫曰志像捡到宝一样高兴，使劲亲亲生儿的小脸蛋。

护士抽出矫曰志的血，再缓缓输给生儿。看着那鲜红的液体进入孩子体内，矫曰志感到自己的生命与生儿发生了某种神奇而微妙的联系。

之后，每天一大早，她就抱上生儿到育儿所医务组输血，还央求王月斋加量。

一天天过去，生儿依然如故，急得矫曰志嘴上长出了一排火泡。

终于有一天，生儿一个晚上没闹腾，矫曰志早晨起来一端详，她的小脸泛出了一丝红润。

她一阵风般的冲进育儿所向王月斋报喜。王月斋也很高兴：“你今天别输了，连续输了十几天，也不是个小数目了。”矫曰志立刻急了：“俺求你了，孩子刚有点起色，不能停啊！俺受得了！”她眼巴巴地恳求王月斋。

那天输完血回家的路上，矫曰志感到脚底发飘，头脑里云飞雾绕。她强撑着回到家，狠狠心冲了一碗红糖水：老人们都说红糖最补血了。生儿缠在她腿边转悠，这是过去没有的，说明她身上长力气了。矫曰志一阵欢喜，抱起生儿亲亲她的小脸蛋：妮儿啊，你总算没辜负娘的一腔心血！

输血停了，矫曰志身上刚有点力气，生儿的贫血病却复发了。此后，似乎进入了一个循环怪圈：给生儿输血，她好了；不输血，生儿又病了。一次次输血让矫曰志形容憔悴。

慢慢地，生儿能叫妈了，能叫爸了，能叽里咕噜地自言自语了。

燕子飞来了，大雁飞走了，鬼子也被打跑了。

这天，一名叫房玉真的解放军女干部走进矫曰志家的院子，问一个四五岁的小囡囡是不是叫生儿，她点点头。女人猛地把她搂进怀里，呜呜地哭……

隔着窗户望见这一幕，矫曰志知道分别的一刻终究还是来到了，顿时泪如雨下。过了一会儿，她努力平复了一下情绪，擦干眼泪，笑着迎了出去。

二

乳山市东凤凰崖村。一个春天的早晨，肖国英躺在炕上，她不舍得睁开眼睛，还在回味刚才那个不知做了多少遍的梦：苦菜花开了，正蹒跚学步的月录一边喊着妈妈，一边跌跌撞撞走过来，扑入她的怀抱。

那天下午，村妇救会主任矫凤珍把她和丈夫杨积会叫到家里。矫凤珍把一个襁褓里的孩子递到她怀里，说这是上级党组织托人送过来的，孩子的爸妈都在莱阳打鬼子。肖国英看看这个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很自然地解开对襟褂子，把乳头喂到他的嘴里。当时她的第二个孩子刚夭折几天，奶水正旺着。她还有个叫香儿的女娃子。

肖国英永远忘不了1942年11月，日寇开始“大扫荡”。那天，东凤凰崖村像掉进了恐怖的深渊，日军的飞机轰隆隆地掠过上空。肖国英一手抱着月录，一手牵着香儿，朝着村北的山岭跑去。那里有一个丈夫杨积会偷挖的隐蔽洞，为的就是防备这一天。

又一波敌机俯冲下来。肖国英赶紧拉着香儿躲到一块岩石后。飞机对着奔逃的老百姓就是一通扫射，子弹打在山石上噼啪乱响。肖国英把身子弯成一张弓护住月录，一条臂膀死死摁着香儿。

飞机一走，她站起身，抱着月录，拉着香儿，拼命地朝山上跑去。香儿才是个两岁多的孩子，怎么能赶上大人的脚力呢？而这时，一支日军发现了这条通向后山的石径，正沿着它向这边搜索过来。肖国英心急如焚，她一眼瞥见路边有一个柴堆，狠狠心，拉着香儿跑到跟前，急速地扒拉开一个窟窿，不由分说把她塞了进去，然后警告她不准哭。香儿吓得浑身簌簌发抖。肖国英迅速盖上一些柴草，起身狂奔。她抱着月录左拐右拐，找到了位于山背面的那个山洞，迅速钻进去。

天色渐黑，汗湿的衣服像冰一般粘在身上，她不由自主地打起寒战。月录抓挠着找奶吃，她赶紧解开衣襟，给月录喂奶。黄昏的余光里，那张苹果般的婴儿脸顿时变得恬静满足。这时洞外响起了狼狗的狂吠和喧哗的人声。她轻轻用衣襟捂住了月录的耳朵，生怕他受到惊吓啼哭。杂沓的脚步声夹杂着吆喝声越来越近，晃动的火光在洞口外闪动，她的心揪作一团，喘气都变得艰涩了。

火光终于远去了。黑沉沉的夜空飘起雪花，她担心着香儿。可怜的孩子，她怎么度过这个寒冷凶险的夜晚？这一夜如此漫长，时间分分秒秒啮噬着她的心……

太阳出来了，她扒拉开洞口的积雪，弓着腰爬出来，抱着月录一阵狂奔。跑到柴堆前，她一手抱着月录，一手疯狂地扒着柴草。看到香儿的第一眼，肖国英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泪水奔流下来：香儿浑身瑟缩着，眼睛里闪着惊惧。肖国英猛地把香儿抱进怀里，却分明感到了她的抗拒……

月录3岁那年，他的亲生父母来接他了。那天早晨，霞光满天，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战士从她手里接过月录，放在马背上，抖动缰绳，奔驰而去，渐渐融入那片灿烂的光影里……

2012年正月里的一天，病中的肖国英头脑分外清醒……一片桃林花开得正艳，一匹高大的战马嘶鸣着奔驰而来，上面挥舞着马鞭的年轻人英气逼人，他高喊着：“娘哎——我来了——我是月录啊——”骏马带着娘俩奔跑在一条开满苦菜花的道路上。那花儿开得繁茂，一如当年。

三

王奎敏跟着村妇女主任王庆玉走在去往泽科村（现属威海市乳山市崖子镇）的羊肠小路上，山风揉乱了她乌黑的头发，那年她19岁。她已经答应王庆玉抱养那个正在泽科村一户人家的乳儿政文，正式加入胶东育儿所乳娘的行列。

这时王奎敏还没从孩子夭折的悲痛里走出来，但听王庆玉说，这孩子的爸爸没等到他出生就随军南下了，孩子妈妈刘素兰整天在区上忙得滴溜转，她心里一紧——可能是已经当过母亲的缘故，她晓得做女人的难处，也特别能体会顾不上亲生孩子的痛苦，同为女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一接过政文，王奎敏傻眼了：这孩子可咋养得活啊？瘦得似乎一阵风就能刮走。再细看，孩子的脖子朝后反弓着，搭手一摸紧绷绷的。王奎敏咬着嘴唇撩开怀，想给孩子喂奶，可孩子怎么也不吃……王奎敏急得直跺脚：给俺养也行，得先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在崖子村转了几个诊所，大夫们一看就摇头。还好有个大夫给了十多粒小小的红褐色药丸，让她喂奶时搁在孩子嘴里冲下去。

当天晚上，按照大夫的交代给政文喂了药，哄他睡着了，王奎敏端出针线笸箩想给孩子做床棉褥子。刚穿上针，就见政文浑身抽搐，手脚朝着空中乱抓挠，脖子绷得僵直。她慌了神，赶紧轻轻握着他的小手小脚，嘴里柔声唤着：政文啊，俺的好孩子，别怕啊，娘在这里呢。

一连几天晚上，政文还是睡不踏实，动不动就浑身抽搐。看来还得看医生去。

王奎敏用刚做好的小褥子包裹好政文，在一位妇女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了泽科村的另一位大夫。

大夫姓钟，50岁左右。他检查了政文的情况，确诊为因惊吓造成的食欲不振、发育迟缓，这是比较棘手的病症。

钟大夫把政文放到炕上，一边取出几根银针，轻轻扎在政文的手上头上脚上，一边用手在孩子的手上推拿。孩子安静下来。

第二天，钟大夫被请进了王奎敏家，继续给政文针灸推拿。治疗了七八天，政文睡觉安稳了，脖子柔软了，食量也大起来。

几个月后，丈夫从东北来信，叫王奎敏过去帮帮手。那天夜里，政文吃完奶，安稳地睡着了。王奎敏却失眠了，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孩子，两边都叫她不忍割舍。就这样拖了两个多月，丈夫又来信催她，这才不得不让政文的姥娘接走了他。

后来王奎敏自己生了一个男孩，取了个乳名也叫政文。

一晃70多年过去了。王奎敏老人是目前还在世的几位乳娘之一，身板依然健朗。

从大街通往王奎敏家是一条高低不平的胡同。当有人来看她时，她常常用浓重的当地口音念叨着：谁能捎个信儿给政文，叫他回来看看俺……她身边的儿子揶揄她：您整天看着这个政文想着那个政文啊。

听说了王奎敏老人的故事，有人握着她的手说：“老奶奶，您的觉悟可真高，老百姓都是咱们革命队伍最牢固的后盾啊！”王奎敏拢了拢满头的银发说：“俺不懂什么大道理，可俺们庄稼人知道，八路军为了俺们过上太平的日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俺们能不支援他们吗？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孩子受苦吗？”

战争的硝烟散去，这些平凡的母亲重回平静的生活。出于当年的保密要求，她们很少向人说起这段经历，有的甚至终生守口如瓶，直至把这些往事永远带进了时光的深处……然而她们用无私大爱铸起的一座座丰碑矗立在胶东大地上，至今熠熠生辉。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仰望坚守者

■李亚军

青藏高原是我心中最神往的高地。我常常会站在地图前，长久地凝视那片青紫色的区域，想象着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会有着怎样的奇观，会生活着怎样的人群。那个离天最近的地方、那片地球上最原始的荒原，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

人间四月芳菲尽，三江源头冰连天。终于行进在这条一直翘首仰望的天路上，我心中非常兴奋。在长达10个小时的路途中，从格尔木周围的茫茫戈壁，到昆仑山的苍茫雄浑、玉珠峰的傲然入天，再到沱沱河谷的冰天雪地，一路不断变换的风景让我双眼应接不暇。车过纳赤台，上了3000米后就再也没看到过一棵高大的阔叶树，只有一簇簇红柳和骆驼刺在寒风中摇动着早已枯黄的身躯。行至可可西里无人区时，在道路两旁我们惊喜地看到一群群野驴与牦牛，偶尔还会看到几只藏羚羊。即便是看见我们的车驶过来，它们依然保持着安然自若的神情，悠闲地在堆满积雪的草地上觅食。

高原上美不胜收的风景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也时刻考验着心肺。到达五道梁时，大部分人的脸已经发青，嘴也有些发紫，连说话都有些困难。行至风火山口时，我感到头痛欲裂、恶心欲吐。我咬紧牙关，按住胸口，用意志来对抗身体上的煎熬。

车子终于抵达终点站沱沱河谷，兵站简易的宿舍里放置了已经打开的氧气罐，进屋后马上有种走入森林深处的感觉。我深呼吸了一口，肺部舒展了许多，头也没有刚才那么痛了。我慢慢移动目光，环视宿舍内简朴的物件。我注意到地上放着两只红色的水桶，分别贴着两张不大的标签，一个标着净水，另一个标着废水。

高原上并不缺水，但这里的水大部分深藏在冰雪中，冰水看似清澈但并不清洁，需加热后饮用。高原上的气压低，水最高只能烧到七八十摄氏度。常年驻扎在此的战士们，早已习惯了喝这样的“热”水。这里被称为“中国的水塔”，却始终架不起属于自己的一座水塔，因为极寒气候随时都会将结实的水管冻爆。日常饮水只能由战士们到河谷中凿出冰块，一块块扛回来化成冰水，存于池内供应日常生活。饮水难，饮水后上厕所也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我们所住的二楼内没有厕所，要走到楼道尽头，下几阶台阶，才有一个露天旱厕。半夜如厕，虽说四周有墙，但凛冽的寒风呼呼刮进来，那滋味可想而知。

眼前的这一切，在老高原人的心里却已然幸福如天堂。1953年，一个名叫慕生忠的陕北汉子，带领着2000多名官兵，牵着几万头骆驼，爬冰卧雪，用最原始的办法撬动亘古荒原，破开千年陈冰，铺就了一条通往西藏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在这条连接内陆与高原极地的“脐带”上，有很多官兵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更有几十万官兵在这里默默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才创造出了今天的一切。

而今，国家大发展，高原变通途。沿着这条交通线架起了电线光缆，铺设了石油管线，开通了青藏铁路，覆盖了现代化的网络，兵站、泵站和机务站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服务保障。然而，即便是再现代化的站点也需要有人来维护，近2000公里的青藏线上每天都有近万名高原官兵在坚守着。

窗外传来隆隆的声响，我伏在窗前，看见长龙一样的车队一辆接一辆地驶入车场。年轻的战士从驾驶室里跳下来，整齐列队，喊着震天的口号走进大院。高原明净的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有一种单纯而神圣的美感。

窗前的光线慢慢暗了下来，一阵哨音响起，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艰难地移步，下楼走进餐厅。一张张方桌前，战士们安静地低头吃饭。我跟在大家身后，盛了半碗稀饭、一小碟青菜，拿了一个馒头，就近在一张餐桌前坐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名年轻的汽车兵，瘦小的身躯显得很单薄，稚气未脱的脸上有些发紫，双眼充满了血丝，头上还缠了一圈绷带。

我侧头问他：“小同志，你多大了？”

“19岁。”他回答后，冲着我腼腆地笑了笑。

“开了一天车，累吗？”我接着问道。

“不累。”他想都没想地回答了我，声音虽然不大，却非常坚定有力。

“你头上为什么要缠绷带？”我追问道。

“头痛。”说完，他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然后低头继续吃饭。

我一时语塞，鼻子酸酸的。看着他瘦弱的身躯随着咀嚼轻微地晃动着，我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同样的三尺之躯，同样的青春年华。很多人都向往大都市的繁华，他们却选择了高原上的坚守。或许他们就像高原夜空中的繁星，平凡得不为人所知；或许在有些人眼中，他们渺小得如尘世间的一粒尘埃；或许在很多时候，他们也会脆弱得不堪一击，但当他们汇入这样一支队伍中，融入这样一份事业里，行走在这样一条世界最高的公路上时，自然也就有了如这山峰般的坚毅，有了谁都不敢小觑的伟岸。

高原上的一株小草，因为长期经受着极寒与缺氧，拥有了极不平凡的生命，也拥有了平地上参天大树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样，一个能够为了别人而奉献自己的人，即使在人群中显得那样渺小与平凡，却因拥有了这样高贵的精神而为无数人敬仰。

人往高处走。世界屋脊上，行走着一群让我仰视的士兵。

境（中国画） 沉 石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294期

父亲的背影

■刘 童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深夜，我行走在前往哨位的路上，皎洁的月光勾勒出不远处哨兵的轮廓。那笔挺的背影熟悉而又亲切，唤醒深埋在我心底的回忆。

小时候，对我而言，父亲是相框里那个一身戎装的人，代替他陪伴我的是一顶缀着五星的军帽和一把玩具手枪。整个幼年，父亲的面容是那样模糊，而印象最深的是，我总是在不断与他的背影挥手告别。

渐渐地，我开始记事了，知道父亲是一名军人，但我依旧读不懂那个行色匆匆的背影。那时，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父亲回家探亲，他总是变着花样地哄我开心，还给我带回不少有军营特色的小礼物。有时是一辆用子弹壳粘成的坦克，有时是一颗闪闪发光的五角星。那时，我喜欢抱着礼物到处串门，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爸爸从部队回来了。

相处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父亲在家待不了多久就要匆匆返回部队。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开始品味那份不舍与思念。目送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烦恼。她擦干泪水，把我抱起，轻轻地告诉我：“一家不圆万家圆，一人辛苦万人甜。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中依旧茫然：军人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呢？为何他们留给家人最多的是背影？

到后来，在母亲的讲述中，我知道父亲的职业是平凡而又光荣的。军人的无畏与荣誉、无悔与坚毅、牺牲与奉献，让那个绿色的背影蕴含着一种无言的力量，深深地吸引着我，也感召着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军人。

如今，我踏着父亲的足迹步入军营，服从组织安排，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驻守在西北之北阿勒泰，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父亲，也真正明白了军人的责任与担当。迷茫时，父亲会讲述他的故事，让我坚定信心；失意时，父亲对我述说峥嵘往事，让我战胜挫折；当我在前进的路上跌倒时，父亲的背影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坚定前行的身影激励着我从泥泞中站起来，在强军的征程上不断奔跑。

儿时，我一次次同父亲的背影挥泪告别；如今，我的背影也成了父母凝视的远方。站上哨位，我望向家乡的方向。我明白，每一次分别都是守望的开始。其实，我一直都在父亲的目光里。

行走的胡杨

■高美萍

听闻6500万年前，你傲然地来到这个世界。

听闻你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胡桐、水桐、异叶杨、三叶杨、英雄树……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传奇。

听闻你是戈壁的精魂，是天地间的傲骨，于是，跨过千山万水，我来见你。

你伫立着，盘根错节，姿态万千。似金蛇虬蟠狂舞，似猛虎威慑乾坤，似雄狮怒吼踞地，似苍龙腾跃大漠。

风吹过，你如振翅雄鹰俯瞰大地，如飞天壮士慨然出征。

忽然，看到你，我蓦然凝噎，痴痴地伫望，从清晨到日落。这相遇，是我的定数，是迟来的洗礼。

从此，日日夜夜，我的眼前、我的心中，倒映着你的枝桠、你的碎叶。

你是贫瘠且寂寞世界里的图腾，美且神圣。你不要繁华相拥，只要几滴甘露、一缕阳光，守护这荒漠，也守望着这里的勇士。

他们说，小时候的你，毛嘟嘟，细纤纤，如柳如絮；长大的你，坚韧挺拔，果实累累，如山如海；暮年的你，沧桑斑驳，铁骨柔情，王者风范。

而我，爱你，从不及盈握到合抱粗壮，从横出斜逸到苍然矗立。

荒漠里的你，荒漠里的我，彼此相望，如此岁月，恍如三世。

人们说，你蒙着从远古走来的神秘面纱，闪耀着生生不息的智慧之光。你活着，为大漠罩上一抹绿荫；你离去，也要化作一道阻挡风暴的铁壁。

人们说，你是生命的绿洲，是迷途上的灯塔，是“英雄”，是“图腾”，是“丰碑”，是千年不屈风骨的浩然之气，是诠释生命价值和力量的圣物……

触摸你沟沟壑壑的肌肤，仰望你遒劲有力的枝干，我看到飞沙走石、干旱严寒给你留下的种种印记。我细听你躯干里藏着的每一个传说，我感受到你抚慰着每一个迷茫的灵魂。

在神圣的你、无畏的你面前，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只愿静静地依偎着你，听清风吹拂，看阳光斑驳。

在你怀里，我做了个梦。梦里的我，是棵行走的胡杨。醒来辨不清我与你。于是，我放你在心上，一如那飞天的焰火熊熊燃烧，辉映在灵魂的深处。

我愿用一生读你……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5分 印完4时35分